

南开20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华裔经验

与国界艺术

汤亭亭小说研究

英文版

方红 著

iminal Art in Kingston's
Writings

南开大学 出版社

南开21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华裔经验

与国界艺术

汤亭亭小说研究

英文版

方红 著

I207.425/18

2007

I207.425
18

Liminal Art in Kingston's
Writings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裔经验与跨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 / 方红著. 一天
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8
(南开 21 世纪华人文学丛书)
ISBN 978-7-310-02738-5

I. 华… II. 方… III. 汤亭亭—长篇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556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6 插页 176 千字

定价：15.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汤亭亭在南京大学朗读其作品



厄尔·金斯顿与汤亭亭



方红与汤亭亭



方红、汤亭亭与 Emory Elliott



程爱民的硕士研究生、方红、厄尔·金斯顿、汤亭亭、蔡蓉与程爱敏



程爱民的硕士研究生、刘俊、厄尔·金斯顿、汤亭亭、蔡蓉与程爱敏

Drawing upon her extensive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ang Hong has produced a superb study of Kingston's rich and highly complex novel. Her focus upon literary tricksterism and Kingston's many variants of the trickster figure enables her readers to perceive the many themes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he work.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lassical trickster figures of world literatures, Fang gives us Kingston's more contemporary "ethnic tricksters" who have distinctive, and competing,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riorities. This book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Kingston studies. I believe that it will be frequently ci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China.

Emery Elliott

University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English, UC Riverside

Editor, 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闽界与闽界艺术

——读方红《华裔经验与闽界艺术》(代序)

张子清

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一道道菜肴的话，那么评论家就好像是一个美食家，他们总是按照各自不同的喜好和方式进行形形色色的品评，食客们津津乐道，交换各自咀嚼的滋味。迄今为止，著名华裔美国小说家汤亭亭的长篇小说（有些评论家说是非小说）只出版了四部，可是评论这四部小说的论著何止四十部？评论文章何止四百篇乃至四千篇？自从她的前三部小说（2003年出版的《第五本和平书》除外）译介到中国以来，国内许多有关的评论文章也涌现于报刊，而每年国内高校有关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也层出不穷。方红，作为一个新出现的年轻“美食家”，品评的口味不凡，她对汤亭亭《孙行者》这道珍馐，能咂摸出国人很少咂出的美味来，她的专著《华裔经验与闽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便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国内评论华裔美国文学的论文不少，但很少看到外国文学界的评论者从闽界艺术的视角对《孙行者》进行剖析。也许我少见多怪，迄今为止，我几乎没有看到过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里的学者试图从这一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评论。闽界和闽界艺术对中国作家、评论

家，尤其广大读者来说比较陌生，因此，对这一舶来品的简要介绍，无论对理解和欣赏方红的《华裔经验与阈界艺术——汤亭亭小说研究》，还是对扩大我们的文学批评视野，似乎不无益处。

“阈”这个冷僻词在《辞海》里解释为“门槛”或“门限”，其意义延伸为“边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释义为“界限”或“范围”。“阈界”广泛地应用在物理学之中，例如水与冰的阈界温度是摄氏零度；又如，激光与荧光之间存在阈界，越过阈界便是激光，否则就是荧光，停留在荧光范围内。英文里的“liminality”被译为“阈界”，也有人译为“中界”，是人类学中用来描述部落典仪的一个专有名词。美国《蓝登书屋足本词典》（第二版）对“阈界”一词作了这样的释义：“这是一种典仪进行中的过程期或阶段，参加者在这个阶段中并无社会身份或地位的区别，也不问名姓，只表现顺从、谦卑，依从规定的举止、衣着等形式。”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没有“liminality”这个名词，只有它的形容词“liminal”，把“阈界”定义为门槛或变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并考证“阈界”首次出现于1884年心理学领域的著作里，1909年被德国著名民族志和民俗学家根纳普（1873-1957）引进到人类学的领域。根纳普在他的开山之作《过渡礼仪》（*Les rites de passage*, 1909）里系统地比较了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一个人从一个社会阶层过渡到另一个阶层时所经历的仪式，发现其仪式有三重顺序：分离、过渡和组合。他的这一创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渐普及到其他的学术领域。这要归功于1963年移居美国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1920-1983）对其理论创造性的应用。

特纳生前发表了三部重要著作：《象征之林：恩德姆布部落礼仪》（*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1967）、《礼仪过程：结构与反结构》（*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1969）和《戏剧、领域和隐喻》（*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1974）。在1967年，他起初阐释阈界理论的主要依据是根纳普的分离、过渡和组合三重顺序学说，但重点完全放在中间的过渡阶段或阈界阶段，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过渡仪式的主体在阈界阶段是无形的。换言之，过渡阶段（或阈界阶段）的个体身份在社会上和社会结构里是模棱两

可的,不确定的。根据他的看法,阈界可视作对一切正面的社会结构主张说不,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讲,作为一种纯粹可能性的领域,它也能促成种种观念和关系的重新配置,或远不止于此。他认为,处于阈界的个体一无所有,没有身份,没有彰显身份的标志,没有世俗社会的体面衣着、头衔、亲朋和地位,总之,在社会结构里,没有什么可以使他们区别于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因此,处于阈界的群体没有典型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平等的社会群体。特纳还认为,处于阈界境地的个体两头不着实,身处由法律、习俗、惯例和礼仪所指定和配置的位置之中,而且悬而未决。在他看来,人类相互关系中有两类模式:社会结构和反社会结构的融聚(communitas)。所谓社会结构就是指在政治、法律、经济地位上存在区别和等级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类型的价值评价,例如其中的一个标准便是用财产多寡来区分人的等级。人类相互关系的第二种模式——融聚,是指经历阈界境况的人在群体中的分享感和亲密关系。它有多种文化表征,阈界仅是一种表征,另外的两种表征是边缘和低下。就这些表征与社会结构之关系而言,它们夹在分离与组合之间(阈界)、处于边际(社会边缘)和底层(低下)地位。他以垮掉一代的嬉皮士和时髦少男少女为例,指出他们在现代西方社会,自我决定退出社会结构,选择通过低下的地位来表明融聚,一种他们之间的公共性。

以上对阈界的阐述似乎比较抽象,最好用几个具体的例子加以说明。定居朝鲜的西方学者拉苏尔(C. La Shure)在其文章《关于什么是阈界?》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对特纳阈界理论的深切体会来阐释阈界,很容易为普通读者理解和接受。根据他的看法,恶作剧精灵身上的神话性质允许他们保持阈界状态,他们于是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周围的世界,而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神话世界也造就了这种可能。我们发现,文学作品特别是神话文学作品里的恶作剧精灵常表现为对现实的倒置,其阈界性只可能存在于文学作品之中,而如此重大的阈界性在现实生活里几乎总是暂时的现象。当然这并不是说,阈界的短暂性应当是界定它的特征之一,应当说这是人性的使然,使得阈界不可能长久。我们要么被吸纳进社会结构里,要么完全避开社会结

构——我们不可能保持悬而未决的中间状态。当现实世界里的个人在现时代努力反抗一个更加强大的世界时，这个世界是不容个人意志强加于它的。

拉苏尔进一步解释特纳阈界理论时指出，对于特纳而言，阈界是融聚的文化表征之一，反社会结构表现最为明显。它尽管是社会结构的对立面，解构社会结构，被掌握社会结构者视为危险，但它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源泉，如同混乱是秩序的源泉一样。阈界代表无限的种种可能性，社会结构由此而产生。当一些人处于阈界状态时，区别于其他人的一切被剥夺，他们便处在社会结构的罅隙里，暂时通过社会罅隙坠落，而且正是在社会罅隙里，他们才最清醒地看清自己。特纳认为阈界是起点与终点之间的中点，正因为如此，阈界是暂时状态，当有经验者再融合到社会结构里时，阈界状态便结束了。拉苏尔还指出，特纳把阈界的这个观念应用到现代社会，源于他对部族社会的观察。特纳在赞比亚恩德姆布部族生活了五年，研究他们的社会，他早期作品的大部分论述很多依赖于他在部族社会生活的经验和对部族社会的研究。他比较部族社会与现代社会融聚作用时便发现了他的阈界理论的局限性。

拉苏尔本人在朝鲜处于阈界状态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他说，他仍然感到好像是在东西方两个世界之间，可是他不再处于阈界状态。当他初次到达朝鲜时，他依然处在迁移中。他在那里最初的几年，短暂地旅行到日本，比较长的时间住在蒙古。不过，他稳定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融合到社会结构里，也越加失去他的阈界身份。作为回报，他获得了稳定。他为此说：“我想，这取决于看问题的视角，尽管我向往我过去自由的日子，但我决不拿我现在拥有的稳定与过去自由的日子做交换。”道理很简单，大多数人适应他们的环境，因此要在社会结构里保持那种小孩般的天真，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我们不对社会权力结构造成威胁，阈界在个人层面上仍然可能是一个累赘。从积极方面看，阈界提供了行动的自由，但另一面则缺少稳定感。处于悬而未决的中间状态意味着你不属于任何地方。拉苏尔认为，人作为社会动物，很少有不属于任何地方而能长时间生存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长

时间生存。他还认为,闽界,像神话中的闽界人物一样,很难被捆住或固定住。它是短暂的,如同风中的一缕轻烟。只在文学艺术里,它是某些人物的一个永恒的特征。在现实世界里,一般来说,它是暂时的状态,因此常常很难被把握住。

如果说拉苏尔作为一个西方人,在东方文化中,从起初动荡的闽界状态过渡到适应此文化,进而到乐于把自己纳入东方社会结构以获得某种稳定感,那么汤亭亭《孙行者》里的主人公惠特曼·阿新,作为美国亚裔/华裔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中,也坠入了类似的动荡闽界状态,缺乏稳定感。自称美国孙行者的惠特曼·阿新不是一个像拉苏尔那样有现实感的人,倒像是神话传说中的恶作剧精灵。汤亭亭借用《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这个角色,在神仙社会结构的掌握者——玉皇大帝的眼中,孙猴子简直就是一个恶作剧精灵,玉皇大帝为了平息他的捣蛋劲头,只给了他弼马温这个最低贱的职务,使他在天庭处于仙界边缘的边际,地位低下的底层,但是当他一旦觉醒,识破玉帝的用意时,孙行者便撒手不干了。他处于猴文化、人文化和神文化之间,因此,他的活动余地比较大,闽界比较宽广,他可以往来于动物、人类与神仙之间,没有稳定性的需求,大可为所欲为,中国的神话世界造就了他的这种自由运动的可能性。然而,孙行者终究逃脱不了根纳普总结的“分离、过渡和组合”规律,如同他逃脱不了如来佛的掌心一样,最后还是乖乖地保护唐僧取经,被神仙社会结构接纳,成正果,组合到神仙之中。如此看来,吴承恩早在16世纪就成了娴熟运用闽界艺术创作的典范,尽管他当时并不清楚闽界或闽界艺术这些文学批评术语。

汤亭亭同样是运用闽界艺术的高手,她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活脱脱的中美文化交融的语境里的孙行者。她笔下的孙行者与《西游记》里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行者有所不同,他是一个思想旅行的行者,想象力丰富的行者,机智灵巧而又胡思乱想的行者。作为一个垮掉一代的美国华裔嬉皮士,惠特曼·阿新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化,站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在美中文化之间的闽界里,不屈不挠地反对和摒弃美国社会的习俗和价值观念。作为戏剧家,他肆意改编《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邀请他的同伙演出。第三天,他们专演《水浒传》,汤亭亭作

了这样的描述：“夫妻武士队伍从四面八方进城。有矮脚虎和母大虫，他们由泽普林和鲁比扮演；查尔斯·博加德·肖和南希·李扮演菜园子和母夜叉；兰斯和苏妮扮演旱地忽烈和鬼脸儿；林肯·冯先生和婆婆扮演催命判官和活闪婆。”（中译本《孙行者》第329页，漓江出版社，1998年）按照小说中一对对武士夫妻出场的安排，这里显然把男英雄“鬼脸儿”（杜星）和“活闪婆”（王定六）误以为是女将了！惠特曼·阿新这个剧作家居然难辨男女角色，难怪要靠领救济金度日，难怪窝在美国社会边缘和社会结构底层了。不过，这显然出于汤亭亭有意的夸张、调侃或讽刺。众所周知，惠特曼·阿新的原型是汤亭亭在加州大学英文系的同班同学赵健秀。惠特曼·阿新的边缘性似乎更多地取决于他自择的局外人角色而不是社会的摒弃者。汤亭亭把惠特曼·阿新定格在根纳普提出的“分离、过渡和组合”三重顺序仪式的第二阶段，把他保持在阈界状态，便于他对美国主流文化边界闯进闯出，也便于表现他对主流社会嬉笑怒骂的反文化的行为。在美国社会结构里，惠特曼·阿新似乎永远保持那种小孩般的天真。难怪赵健秀对《孙行者》这本小说感到切齿的痛恨。

新一代的亚裔美国作家比汤亭亭或赵健秀这一代人幸运得多。例如，2006年获英国布克小说奖、2007年获美国全国书评奖的走红印裔美国小说家基兰·德塞（Kiran Desai, 1971-）在她的小说《失去的传统》（*The Inheritance of Loss*, 2006）里描写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隔阂、移民的生活和贫富之间的差距，反映了后殖民时代美国文化又一次介入印度文化后，印度移民所尝到的夹在东西文化隙缝里的滋味。她14岁去英国，一年后定居美国，今年5月毕业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故事里主要人物的经历是她所熟悉的，次要人物是她虚构的，但都隐射了她个人各种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她的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使英美读者着迷，在于她生动地表述了东西方文化的隔阂与融合。所谓隔阂，就是阈界。然而，她是幸运者，她在创作过程中，常有国际知名的小说家母亲阿妮塔·德塞（Anita Desai）陪伴与指点，这使她快速穿越了东西文化之间的过渡期（阈界），被西方文化所吸纳，成功地组合到西方文化的结构里。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她逃不出“22条军规”的规律。如果基兰·德塞写的纯粹是主流白人的故事，她可能会得不到这些文学奖的荣耀。难怪她说：“大牌的出版社对图书的要求都有一定的标准，想要写一本书之前，我面前会有很多可供选择的题目。我当然会着眼于一个估计相对容易走红的题材，因为我还得考虑过日子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这样，而印度评论界对这一类行为特别敏感。他们的批评，实际上是鞭策我成为一个更诚实的作家。”（张璐诗访谈：《纪兰·德塞：一夜走红英美文坛》，北京《新京报》2007年3月20日C14版）这里也涉及西方读者的审美期待，西方评论家和主流读者从她的书里看到了当今全球化产生的后果例证，而这正是西方社会关注的焦点，尽管作者创作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著名华裔美国小说家、《爱的痛苦》作者雷祖威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他曾经尝试写的白人的故事并不被出版界和读书界看好，只有当他站在中美文化之间的缝隙里写华裔美国人在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语境中发生的故事时，例如《爱的痛苦》，他才能引起评论界和读书界广泛而热烈的关注。我们不妨说，这成了西方少数族裔作家难以回避的选择，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成功的例外。

跨界或跨界状态是短暂的，但在现实社会，对个体而言，我们发现它并非是固定的，过去就过去了，而似乎有着反复出现或同时存在的可能。例如著名华裔美国诗人、评论家梁志英，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亚杂志》主编，已经被主流社会结构所吸纳，功成名就，但他依然觉得自己处于文化的边界。他说：“回到文学上来。我在这里讲两个问题。亚洲与亚裔美国和‘闯入’这个词。大多数在美国的亚洲人，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出生在亚洲各国。像我这样的第三代华裔美国人是比较少的。这个‘边界’由语言、文化、文学、宗教、政治和性别构成，它区分着我们的个人和社群。这种区别必然要渗透到我们的作品中来：我们不可能回避我们的历史……我们当中有些作家以更富挑衅性或更激动的方式‘跨越’东西方的边界，例如，赵健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企图构建一个‘英雄传统’，这些英雄是由《水浒传》这类中国古典小说的英雄人物加上过去在美国修筑铁路的华工构成。我本人试图创作的人物和形象也跨越东西方、跨越国界、跨